

# 古代杭州小说中的抱剑营书写研究<sup>\*</sup>

施 晔 郑秉咸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抱剑营本为吴越王屯兵之所,有宋以降却成为杭州著名的烟花之地,频繁出现在文人笔记及说部中。自宋及明,杭州小说中的抱剑营书写愈益丰满生动,成为一个充满市井气息的小说场景,与西湖一起营构了南宋之都临安雅俗并存的特质。与此同时,抱剑营书写逐渐由故事的外缘转向内在,摆脱了单纯的符号学身份而拥有了叙事学意义。

**关键词:**杭州小说 抱剑营 小说场景 叙事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2)01-0064-(05)

杭州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城市书写研究的热点,如《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文学场景》<sup>[1]</sup>、《古代杭州小说的帝都情结》<sup>[2]</sup>、《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sup>[3]</sup>、《古代杭州小说研究》<sup>[4]</sup>、《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sup>[5]</sup>等文,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古代小说中的杭州书写作了精彩论述。众所周知,杭州小说离不开西湖这一场景,因而后代学者往往也将目光集中于此而忽略了其他市井之地,从而错过了观察研究城市隐秘内里的机缘。笔者拟以古代杭州小说中的抱剑营书写为例,另辟蹊径,讨论其作为小说场景的嬗变轨迹及其在叙事学上的意义。

## 一、杭州抱剑营述略

相对于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而言,抱剑营展现的是不同于自然风光的市井气息。

抱剑营是临安府内出名的烟花之地。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所叙,“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sup>[6]</sup>,可知其地是秦楼楚馆聚居之地、追欢买笑密集之所。不过以上所列如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等处,均能在不同时代的临安志如《乾道志》、《淳佑志》、《咸淳志》的“坊

巷”或“坊市”条中找到,唯独排在首位的抱剑营却未在其列,故而有必要对抱剑营进行一番考述。

抱剑营,又名宝剑营,原是吴越王钱鏐屯军之处。《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曰“其营屯凡六:曰‘白璧营’,在城南上隅;曰‘宝剑营’,在钟公桥北……”<sup>[7]</sup>,《永乐大典》亦有类似的记载,“古营:白璧营,元在龙山貌门;宝剑营,元在城内钟公桥北,俗讹曰抱剑……五营,乃吴越钱王时屯营。”<sup>[8]</sup>这两则材料透露出两条信息:其一,抱剑营地原为吴越国屯兵之地,后世沿袭了军营之名且讹“宝剑”为“抱剑”;其二,抱剑营所处是在城内钟公桥北。钟公桥“通上下抱剑营街”<sup>[9]</sup>,而钟公桥街又名上扇子巷,所处是在清河坊之东,故抱剑营所在似当在清河坊东北之处。而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七“禁城九厢坊巷”条所载,“右二厢所管坊巷……新开坊,清平巷转东上抱剑营路”,后又载“右二厢所管坊巷……宝佑坊,即福王府看位一直路”<sup>[10]</sup>。按宋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所记“抱剑营者,旧荣王府即其地也。度宗登极,荣王进封福王”<sup>[11]</sup>,恰与《梦粱录》所言及之“福王府”相符。故抱剑营所处似应在禁城九厢坊巷,为右二厢所管,包括福王府地,且近于清平巷与宝佑坊。

此外,在抱剑营的诸多故事之中,有柳翠

<sup>\*</sup> 基金项目:本文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近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编号:10YJA75106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1-11-07

作者简介:施晔,女,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造桥万松岭下，名柳翠桥；凿井营中，名柳翠井”<sup>[12]</sup>之说，似可由此推知柳翠井位于抱剑营内。而据清人丁丙所编《武林坊巷志》所述，柳翠井巷即为通和坊<sup>[13]</sup>。通和坊属禁城右二厢，俗呼金波桥巷，其左右恰为清平坊与宝佑坊，与上面所述相符。另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普济巷，东通普济桥，又东为柳翠井，在宋为抱剑营地”<sup>[14]</sup>，亦将普济巷作为抱剑营旧址之一，似亦并非言出无因。不过，如若抱剑营即为通和坊的话，那么宋人笔记之中似乎可以直接呼其为通和坊，又或者记载通和坊时该对抱剑营有所提及才是。可能抱剑营之为驻军之所，原址所在颇广，兼跨于诸坊之间，如上述通和坊、普济巷、福王府等地，故而并未被列为某坊某巷；且宝剑营可能仅为吴越国俗称，并不入官方典籍，入宋之后，其名更是讹为“抱剑”，因其约定俗成，故而虽未列入各种坊巷却依旧屡被提及。

然则抱剑营是如何从一个军营转变为烟花之地的呢？

抱剑营从军营向市井的逐渐蜕变当在两宋之时。作为屯兵之处的宝剑营的设立，原与吴越国时钱鏐兴建罗城有关，“钱鏐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sup>[15]</sup>，这是钱氏为了防范盘踞在扬州的吴王杨行密吞并吴越而采取的军事行为，而抱剑营等六处军营的设立正是为了防卫罗城。入宋之后，杭州周边的军事危机不复存在，罗城周边的军营遂被闲置，逐渐向市井坊市发展。到了南宋政府迁都临安，抱剑营所在处于禁城坊巷之中。南宋临安人口密集，城市不断扩张，工商业迅速发展，兼之君臣不思进取、沉湎酒色，均促成了抱剑营向烟花市井的转变。

作为烟花聚集之地，抱剑营处在繁华的临安府禁城之内，地理位置上四通八达。《西湖游览志》中言及，“通和坊，东通金波桥，宋有花月楼。又东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皆为瓦市，各有等差”<sup>[16]</sup>。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狮子巷等处同为青楼妓馆，同在禁城九厢坊巷，且皆近于通和坊，其地烟花行业之密集联通，其所处位置之通达可见一斑。而《武林旧事》“歌馆”条叙及，“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sup>[17]</sup>，对街之妓可以肩舆招之，此又可为其交通便利之证明。

繁华密集的秦楼楚馆带动了周边街区消费娱乐业的发展。抱剑营周边有繁华的花月楼、熙春

楼，此二楼在临安城中“皆市楼之表表者”<sup>[18]</sup>，周边生活之富庶可想而知。此外，抱剑营中“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祇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sup>[19]</sup>。而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言及“抱剑营街吴家、夏家、马家香烛裹头铺，李家丝鞋铺，许家槐筒铺，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陈家缘结铺，朝天门戴家麝肉铺”<sup>[20]</sup>，单“香烛裹头铺”就有吴、夏、马三家，可见其地供需两旺、贸易繁荣。

繁华的烟花行业使抱剑营成为五方杂处之所，这其中不仅包括买卖人，如前面提到的纷至沓来的“赶趁、祇应、扑卖者”，更包括诸多以帮衬为业的帮闲及大批偷窃拐骗的小人，如《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所云“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其徒”<sup>[21]</sup>，复杂的人员构成又使抱剑营在烟花脂粉气之外多了几丝市井的奸猾气息。

## 二、杭州小说中的抱剑营书写

自宋以降，越来越多的文人将杭州作为描写对象，虽然其中大部分多集中于西湖、钱塘江、寺院等处，但亦不乏对于抱剑营的描述。

宋代笔记小说中已出现了抱剑营的身影，然而大部分只简略提及抱剑营作为烟花坊巷的特质，缺乏对其正面而详细的描写。如南宋洪迈《夷坚志》中有《红奴儿》一篇，叙主簿斛世将负心，为抱剑营妓女红奴儿索命事，其中对于抱剑营的书写极为简单。小说写斛世将“官满还临安……穿抱剑营街，未毕，逢一妇人……行数步，思之。盖昔时所与游倡红奴儿者，其死三年矣”<sup>[22]</sup>不久斛氏因病而死。小说中只提及抱剑营之名及其所在为临安，而缺乏更深更细的描绘，甚而至于抱剑营之作为烟花之地的属性都要从字里行间揣摩得出。

同样的，在另一篇《王从事妻》中，其对于抱剑营的书写亦极为简略。小说叙王从事妻在临安为人拐走事，仅叙“绍兴初，四方盗寇未定，汴人王从事挈妻妾来临安调官，止抱剑营邸中。顾左右皆娼家，不为便，乃出外僦民居”，后妻子为人拐走，皆因“盖昔年将徙舍之夕，奸人窃闻之，遂诈舆至女伶家而货于宰”<sup>[23]</sup>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提到了抱剑营左右皆是娼家的情状，还引入了抱剑营周围不乏坑蒙拐骗的“奸人”这一现象，可以说较《红奴儿》一篇有了拓展。此外，从“四方盗寇未定”，而抱剑营中“左右皆是娼家”等语，我们似乎能读出绍兴初年时临安之抱

剑营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安定繁盛的局面。不过, 总的来说, 此篇对于抱剑营的书写仍流于粗略。

到了明代, 西湖小说愈发繁盛, 抱剑营书写逐渐丰满起来。明田汝成撰有《西湖游览志馀》一书, 多掌故轶闻, 其中就有以抱剑营为场景的故事。如其卷十六有《汤赛师》一篇, 故事叙抱剑营妓汤赛师负色寡合, 为恶少年所侮事。该篇对于抱剑营之描写虽较简略, 较上述两篇却有了很大发展。篇中写道:

汤赛师, 居抱剑营, 擅誉行首, ……巧吻, 负色寡合, 非豪俊不肯破颜。猥客恐为所侮, 不敢登门。时时畜邸第中, 奁货极厚……其南有酒馆曰花月楼, 密迩赛师之室, 恶少日饮楼中。酒家因征酒逋, 至其所馆, 见其行李焜耀, 驹从甚都, 意必仕宦富豪也, 且年少美丰姿, 因诱之曰: “郎君何故时时独酌, 而不呼侑尊者?” ……楼北汤氏姊妹, 曰赛师、春春者, 当今第一流也。春春已为他邸所畜, 独赛师在, 郎君若欲见之, 当为道意也……至期, 恶少盛饰而往, 一见交欢, 呼酒酣饮, 出歌婢佐之……恶少复舁钗环条脱一巨筐, 草草视之, 皆灿然精金也, 可值万缗。娼家愈大喜, 不复细察, 受而缄之, 留连逾月, 惟恐其去也……<sup>[24]</sup>

此篇中, 既叙述了妓女汤赛师的美貌高傲, “非豪俊不肯破颜”、“猥客恐为所侮, 不敢登门”, 又显示了抱剑营在妓馆中的翘楚地位, “时时畜邸第中, 奁货极厚”、“赛师、春春者, 当今第一流”; 同时, 对于抱剑营周围的饮食、商业等皆有所展示, 如抱剑营附近的花月楼在此就被提及。此外, 嫖客的富有与挥霍(此处虽为假象), “行李焜耀, 驹从甚都”、“舁钗环条脱一巨筐”; 妓家的卖力奉承, “呼酒酣饮, 出歌婢佐之”、“留连逾月, 惟恐其去也”; 酒馆的牵线搭桥, “意必仕宦富豪也, 且年少美丰姿, 因诱之”、“郎君若欲见之, 当为道意也”等等, 皆可由此见出。可以说, 在这里抱剑营作为繁华烟花巷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

到了白话小说之中, 抱剑营的书写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就有提及抱剑营, 如其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中叙柳翠沦落为妓之事:

(邹主事) 另买一间房子, 在抱剑营街, 搬那柳妈妈并女儿去住下, 养做外宅。……原来南渡时, 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 金波桥下, 有座花月楼; 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 又南去为抱剑

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 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 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这邹主事十日半月, 来得一遭。千不合, 万不合, 住在抱剑营, 是个行首窟里。这柳翠每日清闲自在, 学不出好样儿。见邻妓家有孤老来住, 他心中欢喜, 也去门首卖俏, 引惹子弟们来观看。眉来眼去, 渐渐来家宿歇。柳妈妈说他不下, 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多有豪门子弟羡慕他, 饮酒作乐, 殆无虚日。<sup>[25]</sup>

按此段对于通和坊周围酒楼瓦子的描写, 亦见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 似亦引述于彼。不过虽然此处的描绘并非原创, 但一来作者肯花功夫去引述宋元笔记, 二来引述之语为对抱剑营的详细描绘, 其较《汤赛师》只提及“花月楼”似又有进步, 作者用心亦可见一斑。

《西湖二集》中亦有两处提及抱剑营: 其一, 卷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叙吴越王钱缪发迹故事, 其中就提及了抱剑营的前身:

有六个屯营之处: 白璧营(城南上隅); 宝剑营(锤公桥北); 马家营(修文坊内); 青字营(盐桥东); 福州营(梅家桥东); 大路营(褚家塘)<sup>[26]</sup>。

此处所提及的屯营名称、地点、顺序大致与《西湖游览志馀》卷一所叙相同, 疑即引述于彼。

其二, 卷十一《寄梅花鬼闹西阁》叙书生朱延之与抱剑营妓女马琼琼间的爱情故事。小说在马琼琼出场前有一段对于临安妓馆的叙述:

话说那妓馆共有几处: 上抱剑营、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清乐茶坊、八仙茶坊、融和坊、太平坊、巾子巷、珠子茶坊、潘家茶坊、后市街、新街、金波桥、连三茶坊、连二茶坊、荐桥、两河瓦市、狮子巷。这几处都是群妓聚集之地。内中单表一个妓者, 姓马名琼琼, 住于上抱剑营……遂访问过卖说: “哪一家妓者最好?” 过卖道: “只有上抱剑营马家最盛。” ……从来道: 诗有诗友, 酒有酒友, 嫖有嫖友, 赌有赌友, 真是物以类聚。杨谦要到妓家去戏耍, 就有那一班帮闲之人簇拥到了马家去……<sup>[27]</sup>

按这段叙述中所出现的妓馆地名皆见于《武林旧事》“歌馆”条, 且前后顺序亦大致相似, 疑亦引述于彼而非作者自己叙写。但作者肯以一定篇幅来正面叙写抱剑营及其周边妓馆瓦舍, 这较之前无疑是有所发展的。小说亦关注到了活跃

在抱剑营的帮闲篋片，虽然表现得并不充分。

到了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对抱剑营的书写有了新突破，即出现了作者自己的创作。《石点头》第十回《王孺人离合团鱼梦》脱胎于前面提及的《王从事妻》，却对其有了极大地补充。首先是对于抱剑营中的妓家有了正面的详细的叙述：

临安地方广阔，踏地不知高低，下处正做在抱剑营前。那抱剑营前后左右都是妓家，每日间穿红着绿，站立门首接客。……到着晚来，各妓家接了客时，你家饮酒，我家唱曲，东边猜拳，西边掷骰。那边楼上，提琴弦子；这边廊下，吹笛弄箫。嘈嘈杂杂，喧喧攘攘，直至深夜，方才歇息。<sup>[28]</sup>

在这一段描述中，抱剑营街前后妓家接客的形状、抱剑营作为一个妓馆聚集之地的繁华热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对于抱剑营周围帮闲买卖之人的描摹：

有了妓家，便有这班闲游浪荡子弟，着了大袖阔带的华服，往来摇摆。可怪这班子弟，若是嫖的，不消说要到此地；就是没有钱钞不去嫖的，也要到此闯寡门，吃空茶。所以这抱剑营前，十分热闹。既有这些妓家，又有了这些闲游子弟，男女混杂，便有了卖酒卖肉、卖诗画、卖古董、卖玉石、卖绦罗手帕、荷包香袋、卖春药、卖梳头油、卖胭脂搽面粉的。有了这般做买卖的，便有偷鸡、剪绺、撮空、撒白、托袖拐带有夫妇女。一班小人，丛杂其地。<sup>[29]</sup>

在这一段描述中，抱剑营街上因妓家的存在而滋生的浮浪子弟的情状，抱剑营街前繁华热闹的的买卖店铺，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种种偷抢拐骗的小人的情景，都跃然纸上。

此外，还有对于市井风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

原来临安风俗，无论民家官家，都用凉轿。就是布帟轿子，也不用帘儿遮掩；就有帘儿，也要揭起凭人观看，并不介意。……可怪临安人家房屋，只要门面好看，里边只用芦苇隔断，涂些烂泥，刷些石灰白水，应当做装摺，所以间壁紧邻，不要说说一句话便听得，就是撒屁小解，也无有不知。<sup>[30]</sup>

在这一段描述中，不仅叙述了抱剑营中之人出门的招摇，而且展示前后人家房屋只追求门面、不管实用的情状，更于此中见出了妓馆周围人们

追求虚荣浮华的特性。可以说，在天然痴叟这些活色生香的创作中，抱剑营作为繁华烟花之地和复杂市井场所的形象进一步凸现起来。

### 三、抱剑营的叙事学意义

以上所述描绘出一条清晰的嬗变轨迹，即自宋及明，抱剑营形象在杭州小说中渐趋丰满，以其为背景的故事也愈益生动，由此，抱剑营书写的叙事学意义亦更加凸显。

在《夷坚志》的两篇小说中，抱剑营仅仅被一笔带过，简单提及，缺乏深入细致的描写，因而其形象是苍白单薄的，除去烟花坊巷这一性质，别无其他。因而在这两则小说中抱剑营本身与故事的叙事是疏离的，它虽然构成了故事的发生背景，但在内在逻辑上却并非是推动故事发生的动力所在，抱剑营之名其实是可以随意替换为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其属性是烟花之地即可。因而，如果撇去故事本身，抱剑营在这里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符号意义，而非叙事作用。

到了《汤赛师》中，抱剑营的书写已经不再是单纯提及，花月楼的写入，妓馆中妓女、嫖客、牵线等人的书写，虽然一鳞半爪，但对抱剑营的地理位置、烟花情状都有了交代，抱剑营本身已有了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意义，不能再被随意替换。虽然在这篇小说中，抱剑营对于小说叙事的作用仍是微弱的，但是抱剑营、花月楼等地之于故事情节却亦有它存在的意义。

在《月明和尚度柳翠》与《寄梅花鬼闹西阁》之中，抱剑营已经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虽然两篇小说中对于抱剑营的书写都局限于采摭旧闻掌故、引述前人笔记，因袭的成分居多，但是这种正面而又详细的描写却使抱剑营在小说中有了其独特的形象与意义。一方面，抱剑营在此已作为一个真实的临安城的烟花坊巷而存在，《度柳翠》详实叙述了抱剑营周边的坊巷、瓦子，《闹西阁》中对于临安城诸多妓馆的详细叙述，无不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有独特价值的烟花抱剑营。另一方面，抱剑营在此开始参与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在《闹西阁》中，马琼琼的抱剑营出身及其与朱延之间的爱情（亦发生在抱剑营中）是其后故事发生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如果抽离这一部分，后面的小说情节将会变得僵硬而无法展开。而在《度柳翠》中，抱剑营的出现与存在，其实已经和柳翠的故事密不可分，柳翠的堕落从整体故事而言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过从情节发展而言，却是抱剑营周围浮浪的环境直接促成的；而就更深层次而言，柳翠的“还债”

恰恰是通过抱剑营。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抱剑营在《度柳翠》一篇中,不仅有其作为真实意义的故事背景或是推动作用的叙事条件,同时亦有其符号性的象征意义。从故事整体结构而言,抱剑营的存在是与水月寺相对的,一个是佛门宝刹,一个是秦楼楚馆,前者代表着尘世外的持身修行圣地,后者却是世俗中的淫乱污垢之所。而由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世的玉通和尚在水月寺中修禅几十年,却因破戒以致于道行被坏,而今生的柳翠在抱剑营中整日接客卖笑,却未忘修行故而一朝终得正果。虽然整个故事起于水月寺,终于水月寺,但抱剑营却与其遥遥相对,似乎解释为两者共同构成了整个故事的结构更为合适。故而在这一故事之中,抱剑营在其中的象征意味及结构意义与叙事作用同样重要。

而到了《王孺人离合团鱼梦》中,对于抱剑营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以往因袭前人掌故旧闻的窠臼,开始了独立的敷衍创作。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有对于抱剑营妓馆的正面描述,而且兼及帮闲、房屋、凉轿等等,抱剑营以一个丰满、立体的繁华烟花坊巷形象示人。更为重要的是,抱剑营在此已经完全融入故事之中,如抱剑营周边妓馆的嘈杂与不雅相促成了王从事搬家,而正是游荡在街巷里的闲浪小人策划了拐卖事件。至于临安风俗中的无帘凉轿、抱剑营中人家的芦苇墙,前者引发了赵成的拐卖意图,后者直接促成了拐卖事件的成功。故而似乎可以说,是抱剑营主导了整个故事的发展。

综上所述,由宋至明,杭州小说中的抱剑营逐渐摆脱了单薄的地名意味而逐渐向一个真实、丰满的城市烟花坊巷形象发展。同时,在这一不断发展的书写过程中,抱剑营逐渐由故事的外缘转向内在,渗入到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纹理之中,摆脱了单纯的符号意义而拥有了叙事价值。

抱剑营并无西湖的知名度,因此有关于它的小说并不多,并且很多小说中抱剑营尚仅作为一种符号或是象征意味而存在,然而抱剑营在有限的小说中展现了迥别于其他杭州小说或是西湖小说的内容,其世俗特质进一步了丰满了临安作为南宋之都雅俗交融的暮光之城的独特个性。此外,作为小说场景的运用,抱剑营既是临安繁华富丽的缩影,又是南宋亡国之痛的写照,承载了中国小说独具一格的叙事传统,因而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及作用。

#### 参考文献:

- [1]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文学场景[J].文学遗产 2001(5):60.
- [2]张慧禾.古代杭州小说的帝都情结[J].浙江学刊 2007(4):220.
- [3]胡海义,田小兵.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J].理论月刊 2007(8)125.
- [4]廖可斌.古代杭州小说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7.
- [5]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J].明清小说研究 2003(2)19.
- [6](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95.
- [7](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
- [8]明 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三)[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1418.
- [9]南宋临安两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122.
- [10](宋)吴自牧.梦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60.
- [11](宋)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8.
- [1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8.
- [13](清)丁丙.武林坊巷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676.
- [14](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8.
-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6.8445.
- [16](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7.
- [17][19](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95.
- [18](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94.
- [20](宋)吴自牧.梦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7.
- [21](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97.(下转第78页)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二) [M].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3. 215.
- [2] 李华杰、吴嘉勋. 梁启超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82.
- [3] 蔡尚思等编. 谭嗣同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02.
- [4] 陆玉林.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93.
- [5] 陆玉林.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38.
- [6] 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348.
- [7] 陆玉林.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4.
- [8]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张靖达公(树声)奏议》[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8. 559.
- [9]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10)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22.
- [10]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17)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12.
- [11]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12)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3.
- [12] 江秀平. 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4 (6): 68.

- [13] 孙宝暄. 忘山庐日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00.
- [14] 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2400.
- [15] 蔡尚思等编. 谭嗣同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58.
- [16] 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997.
- [17] 马建忠. 适可斋记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1.
- [18] 闭雄壮. 论甲午战前的洋务困境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12): 97.
- [19]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17)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8.
- [20] 孔祥吉. 清朝灭亡告诉我们什么 [J]. 博览群书, 2010(11): 30.
- [21] 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52.
- [22]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6)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37.
- [23]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83.
- [24] 吴永. 庚子西狩丛谈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107.

(责任编辑 陈平生)

## (上接第68页)

- [22] (宋) 洪迈. 夷坚志(夷坚丙志卷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12.
- [23] (宋) 洪迈. 夷坚志(夷坚丁志”卷十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31.
- [24] (明) 田汝成辑撰. 西湖游览志馀(卷十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309.
- [25] (明) 冯梦龙. 古今小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64.
- [26] (明) 周清原. 西湖二集 [M]. 北京: 人民

- 文学出版社, 1989. 14.
- [27] (明) 周清原. 西湖二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17.
- [28] [29] (明) 天然痴叟. 石点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48.
- [30] (明) 天然痴叟. 石点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49.

(责任编辑 秦 川)